

新作聚焦

李瑛诗集《李瑛七十年诗选》

他让诗歌艺术走向深广

□吴欢章

追求艺术深度和历史纵深感

李瑛堪称共和国诗人,他的诗歌创作虽然发端于上世纪40年代前期,但他的创作生涯主要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他是紧密伴随着新中国整个行程的少数诗人之一。李瑛歌唱新中国的峥嵘岁月,歌唱人民军队的丰功伟绩,曾在读者中产生广泛的影响。他写于1952年的《在朝鲜战场上有一个这样的人》和写于1976年至1977年的《一月的哀思》,这两首抒情长诗作为历史的丰碑,将永远留存在新中国的诗歌记忆之中。更可贵的是,他能紧跟时代步伐不断前进,感悟历史的发展,也思索历史的曲折,终于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来临以后,使自己的诗歌创作走向更成熟的境地,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在改革开放的岁月,李瑛的诗歌创作出现了什么新的艺术风貌呢?在我看来,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抒情性成为创作的主导元素

向读者敞开内心世界,充分发挥想象力营造浓郁的诗意图空间,这对李瑛的诗歌创作来说,是一个不容小觑的变化。新中国成立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由于创作生态环境和文艺思潮的缘故,诗歌创作普遍出现了一种倾向:叙事性强化。在许多诗歌创作中,叙事性成为主导的元素,而诗人的感情只能渗透、潜藏甚或外加在叙事里,这不能不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和束缚了诗人感情的自由抒发。李瑛当时的创作也不能完全避免这种影响和限制。诗,尤其是抒情诗本是诗人的灵魂之歌,它面对广阔的世界,真诚地抒写生活在自己心灵中引起的各种感情回应,才能营造出“以心照心”的艺术境界。诗人能不能自由抒写生活所引起的各种各样的感情,是创作个性得以充分释放的重要条件。李瑛在新时期突破以往的创作模式,写出了许多名副其实的抒情诗。他这些作品有两个特点,一是抒情气息特别浓厚,二是想象力特别充沛。其实在诗歌创作中,抒情和想象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想象是抒情的翅膀,而抒情是想象的血液。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想象就是抒情,诗人的情感借助想象这个载体才得以酣畅淋漓地表现出来。李瑛写于1980年的《我骄傲,我是一棵树》在其创作行程中可说是具有转折意义的作品。这首抒情长诗以“我是长在黄河岸边的一棵树”为喻,展开纵横驰骋的梦想,突破时空的限制,把爱的触须伸向全世界各种境遇下的人民群众,“拉着他们黄色的、黑色的、白色的多茧的手/给他们温暖,使他们欢乐”,淋漓尽致又感人至深地铸造出一个“人类爱”的崇高感情境界。李瑛这种创作方式的变化,不能仅仅看做是艺术技巧转换的问题,它反映了在新时期相对宽松的文艺环境下,诗人的艺术个性得以充分显现,创作思想得以自由发展,这实际上是思想解放的一种成果。近年来,李瑛笔下抒情诗的大量涌现,我国抒情诗的整体繁荣,都应作如是观。

贴近人民心灵

诗人关怀老百姓的生活命运,讴歌普通人的强劲生命力。在近年来李瑛的诗歌创作中,有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现象:他用很多篇幅写了荒天瘠地的野草野花,对这些生长在大漠高原的微小生命倾注全部的爱,贴近它们,聆听它们,向它们献出了深情的赞歌。诸如野酸枣树、沙蒿、骆驼刺、蒲公英、野草、芦花、胡杨、野豆荚、野蒺藜等,都进入他的诗中成为主角。这些诗歌赞美这些平凡植物在艰苦险恶的生存境遇中,默默地用自己的乳汁滋养着大地,用淳朴的微笑辉耀着天空,诗人以高昂的激情讴歌了它们那不屈的意志、反抗的精神,以及百折不挠的顽强生命力。你看那《野酸枣树》:“如铁铸就的枝干,像版画/生长在峻崖峭壁上/一蓬蓬草莽荆棘里/连石头都感到惊讶/它的成长是艰难的/艰难的,但却是快乐的。”你看那西北戈壁的《沙蒿》:“白天,风用火燃烧它/用牙齿咬它/夜晚,月亮又射下支支冰箭/和数不尽的流星雨/使它

遍体伤痕/它身体瘦小如勾勒的铁线/连呼吸也是最轻最细的/但它不哭,不哀伤/仍然昂着头,横着眉,挺着胸/坚定地痛苦地站着/从叶尖迸出反抗的呼喊。”我们再来看一看那《最后一棵胡杨》:“它即使死了,“但它仍然庄严地站着/落尽叶子的枝杈/仍疏朗地站着/被风沙摧残的/粗糙的皮和浑身撕裂的伤口/仍然站着/它凄苦的经历、记忆和梦/仍然站着/一种倔强精神/仍然站着”。显而易见,诗人反复讴歌的在艰难困苦环境中顽强奋斗的这些最平凡的花草树木,正是生长在中华大地上的人民群众的象征。他从风云变幻的历史演进中,深切地感到普通人民的坚忍和顽强、反抗和斗争,正是他们支撑着大地,推动着历史,他们才是中华民族的真正脊梁。

诗人只有永远保持同群众的血肉联系,才可能真正把爱和激情献给人民,这是李瑛诗歌向我们传达的一个重要信息。近年来在李瑛的诗歌创作中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他写了一系列回忆童年的诗篇。正如《回忆童年(之二)》一诗所言,他的童年是“忧郁”、“饥饿”而又“孤寂”的。童年生活留给他的不能抚平的心灵创伤:“至今,从时间那头/顺着燃烧的草根/仍能摸到我的骨头/从我的泪里/仍能闻到北方农村的苦味儿”(《风箱响起》)。童年生活也给他无尽的精神滋养:“谁知道我的忧郁、饥饿和孤寂相加/等于什么,等于我今天/白发里的什么/骨头里的什么/精神里的什么/血里的什么”(《回忆童年(之二)》)。童年生活也成为引领他思考的生活教科书:“一个人的生命/和泥土的关系/和草的关系/一个人的生命/和生活的关系/和时代的关系/沉沉埋在我的记忆深处”(《苍苍芦苇——怀念母亲》)。李瑛这一系列回忆童年的诗篇,可以说是他人到老年再一次的寻根之旅。正如《根》这首诗所写的:“一条路总有一个起点/埋在油菜的黄晕光圈下的/是你的根//——那无由选择、不可取代的生命的根/——那尊严、柔情、痛苦和欢乐孕育的根/——那和你骨肉相连、生死同一的根。”诗人通过寻根之旅,重新反省、审视和确认了自己和时代的血肉联系、自己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李瑛这种饱含着全部人生经历的诗意图反思,给今天的读者、给我们的诗人和诗歌创作,提供了不少值得回味的东西。

创作个性的自由释放和人生经历的综合体验,促成李瑛诗艺的丰富性和诗意图的深刻性。近年来,他的视野更宽,取材更广,表现方式更加灵活多变,想象力更为充沛奔放,呈现出刚柔相济、浑厚深沉的艺术风格。他把人生的综合体验熔铸于创作之中,使诗歌跨越浅抒情而进入深抒情的境界。他的艺术构思往往突破生活表象,超越时空局限,在现实感受中沉淀着历史的沧桑和未来的嘱望,以多层次的结构生发着多重的意味,富有深入生活底蕴的艺术魅力。年迈的诗人焕发出青春的异彩,这个现象确实是值得我们深长思之。

关注

信息时代人们的生活,无不体现着一个“快”字,在这“快”字中,不仅体现了时代强音,也表明更多的人或许很难再像以前那样静下心来,慢慢地品读以文字表述来传达思想情感的小说。不知是人们离小说越来越远,还是小说离人们越来越远。人们不免产生疑惑,小说家应当如何去做,小说家的创作前途何在?正值人们为之困惑的时候,军事小说、军事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却如火如荼,热播全国,好声连连。从前些年的《和平年代》《突出重围》《激情燃烧的岁月》《我们的连队》《亮剑》《历史的天空》《长空铸剑》,到近些年播出的《士兵突击》《井冈山》《旗袍》《我的兄弟叫顺溜》《潜伏》《人间正道是沧桑》《在那遥远的地方》《狼毒花》《我是特种兵》《归途如虹》《兄弟连》《永不磨灭的番号》等等,可谓是举不胜举。军事小说家没有生活在真空中,他们希望以自己对军事生活的体认和对现实生活感悟,实现美学意境的营造和对美学意蕴的提炼,能够被更多的人所认可。问题的关键是,小说被人们认知的途径受限,小说的经济收益少有(起码相对电视剧来说),电视剧却能被人们广泛接受,且有不菲的经济收入,小说家耐不住“寂寞”也便在情理之中了。于是在小说的创作中,更多体现出电视剧的味道来了。有一点必须承认的是,小说和电视剧尽管有着千丝万缕、不可割舍的密切联系,但无论是两者的表现形式,还是给人的情感体验、精神震撼的方式等都有很大的不同。如果小说家的创作追求,仅以是否便于改编电视剧为标准,小说家都以改编电视剧为追求,则必然难以产生优秀作品。军事小说的发展,仅就小说家来说,仍需要其具有浓郁的当代人文气质和对于历史、历史过程及现实、现实进程的“以人为本”的情怀。

军事实践的巨大变化改变了题材,使作家在感受生活、理解生活方面发生了很大变化。面对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面对军队承担着的多样化军事任务,小说家在创作实践中,首先应强化自身的责任意识。没有高度的责任意识,小说家不会创造出优秀的作品,责任是小说创作中的精髓。小说展示人的情感体验,展示生命的存在样式与存在的感情体验。军事小说家的责任应从关注中国军队的深刻变化做起,从热爱军队的建设做起。我军的职能任务发生了变化,军队的官兵成分发生了变化。如果军事小说家离开了对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关注,创作出反映时代强音的作品也就无从谈起。因为无论现实题材还是历史题材的作品,无论是反映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年代的作品,小说家总是需要融入当代文化主流的意识,需要用当代意识的浸润,来彰显出一种社会需要的精神。这种责任感将无时无刻地驱使小说家一定要这样做。如果从审美心理学来说,读者所希望了解的不仅是过去的历史以及正在发生的现实生活,而更希望看到的是当代的目光对历史的穿透以及富有当代气息的理性思考。一部有价值的军事小说,不是简单地追随“时尚”,而是引领“时尚”,要开风气之先,要创军人职业的道德之最、社会的道德之最,要把真正火热的军营生活的内核挖掘出来,并诠释给他们。其次作家要经得住各种诱惑。军旅小说家绝对不能出于浅显的功利考虑自己的行动。经得住各种诱惑,小说家才能在无人问津、无人在意、没有鼓励与表彰的情况下,仍然能坚持不懈地保持一种率真的、精纯的创作动机,保持着清醒的、热诚的、强大的、奔涌不息的创作激情。当然,不是说军旅小说家有了这种创作的激情,就能够解决现实的一切问题,小说的创作过程是小说家关注现实军人的处境与军队现代化建设的进程,长期积累的悟化过程,它所追求的效果是以人们(军人)基本的精神水准以及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来维系、推动部队、国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需要明确的是,优秀的小说并不排斥影视剧,相反,任何一部高质量的影视剧作,无不透出深厚而精辟的文学之力。第三是注重艺术形式的多样化。军事小说的艺术形式,体现了军事小说家对历史内容的理解深度,以及站在哲学的高度对军事现实与历史文化的审视、感悟、认可与批判,艺术形式直接反映了小说家的思想水平与认识水平。小说要有人文的、道德的关怀,要有思想的张力;小说还要靠人物、靠故事来说话,不管作品里有多么丰富的知识含量,或者你的文字多么美,离开一定的艺术表现,人物总是不能鲜活,不能立起来。军事小说的艺术表现,似乎总是在吁求一种新的职业道德、新的军旅生活理念、新的人生境界,从而辐射到整个人类社会,呼唤一种人文的关爱。艺术形式要注重对现实的提升,不仅要注重个人体验的外化,更要关注具有普遍意义的生命价值审视,在不断创新中,为自己独特的思想认知找到合适的艺术表现方式。

□陈友谊

2

时代对军事小说提出了新要求

媒体聚焦“公共文化基层行”

本报讯 由文化部组织开展的“公共文化基层行”新闻采访报道活动近日在京启动。文化部将在今年3月至7月组织中央及地方媒体深入基层,全面报道党的十七大以来各地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所取得的经验,宣传贯彻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和《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为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氛

(李晓晨)

《长津湖》走进原型部队

本报讯 由济南军区政治宣传部和湖南文艺出版社共同举办的“《长津湖》走进老部队”活动近日在河南开封举行。来自全国各地20多家新闻媒体的记者,以及长津湖战役亲历者代表,齐聚这支具有光荣传统的新四军老部队,通过参观集团军军史馆、观看表现长津湖之战的情景剧《冰雪雄魂》、举办《长津湖》读书座谈会等活动,共同追寻一段冰封血染的记忆,重温英雄部队彪炳军史的功绩。

在读书座谈会上,与会者纷纷表示,长篇小

(黄尚恩)

多明戈世界歌剧声乐大赛走进中国

20届大赛之所以选择在北京、在国家大剧院举办,正是看重了这座城市的文化活力,以及国家大剧院日益提升的艺术影响力。大赛副主席、多明戈之子阿尔瓦罗·多明戈表示,父亲至今还未踏进过国家大剧院,他本人对此次比赛充满期待。

据悉,过去荣膺“多明戈世界歌剧声乐大赛”奖项的选手,现在很多都已是活跃在世界歌剧舞台上的明星,其中包括廖昌永、孙秀苇等中国歌唱家。与其他声乐大赛不同,该赛事的评审委员会中不仅有歌唱家和声乐专家,也有歌剧院经理、舞台导演和演出经纪人等,以挖掘更适合舞台表演的全能型新人。

(王 先)

《文学报·散文诗研究》专刊在沪创办

本报讯 中国散文诗与新诗同时诞生,已走过近百年风雨历程。新时期以来散文诗获得较大发展,近年来更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但相对新诗而言,散文诗理论研究比较薄弱。创作的繁荣呼唤加强散文诗理论的建设。目前,《文学报·散文诗研究》专刊在上海“应运而生”,首期发表了纪念我国现当代作家郭风逝世

(沈 沙)

开门寻找好故事

本报讯 “剧本荒”似乎成了当前阻碍影视剧发展的重要瓶颈,知名导演疾呼“吃了上顿没下顿”,有关部门重奖征集优秀剧本……如何破解这一难题,影视剧主创也在谋求良策。由总政话剧团电视剧制作中心等单位联合出品的30集电视剧《生命的果实》在创作阶段便开门寻找好故事,投资方、制片方、剧组成员与历史亲历者面对面交谈,以期更贴近生活,激发灵感。

该剧以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北大荒知青群体

为原型,沿着那些热血青年的足迹讲述了他们当年响应国家号召、扎根边远地区的故事,在一个个感人至深的知青故事中寻找当今缺失的理想与信仰。

为了更真实、鲜活地再现那段历史,剧组主创在上海、北京、天津、黑龙江等省市举办“中国知青”访谈会,

征集100个知青故事、100件历史物品、100首知青歌曲等。

导演田铮铮表示,这部歌颂英雄、温暖人心的电视剧将以这些收集来的普通人的故事为着力点,赞美青春、歌颂奉献。

(李晓晨)

陈文增书法亮相石家庄

本报讯 由中国书法家协会、河北省文化厅、河北省文联共同主办的“游目骋怀·陈文增自作诗词书法展”近日在石家庄举行。近百名艺术家出席展览,并就陈文增在瓷、诗、书三方面取得的成就进行研讨。

陈文增从事定窑研究30多年,使失传千年的历史名窑再现人间,成为该非遗项目的传承人。同时,陈文增爱好书法和诗词创作,并将自己创作的诗词以书法的形式刻画在定瓷上,实现了瓷、诗、书三种艺术的融合。本次展览共展出陈文增创作的百余幅书法作品,其内容以歌颂定窑复兴、山水田园及感事抒怀等为主,均为自作诗词。同时,展出《游目骋怀·陈文增自作诗词书法作品集》《陈文增书法作品集》《定窑研究》《陈文增诗词》等著述,并有8件定瓷附展。与会者在研讨中表示,陈文增的诗词新奇瑰丽、风骨卓然,其定瓷作品气宇轩昂、恣肆纵逸,和书画迹相得益彰,瓷、诗、书三联合璧,可谓锦上添花。(黄尚恩)



南京·国际体育雕塑大赛征集作品

“精神丰碑”为创作方向,征集城市体育雕塑设计作品。所有赞同支持奥运精神、愿为南京提供艺术创意的机构、大专院校或艺术工作者均可

以集体或个人投稿的方式参与。作品投稿截止时间为2012年8月31日。

据了解,此次大赛评审委员会将在初评、复

评后遴选出300件入围作品,在南京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上进行公示。公示期结束后,大赛组委会将书面通知入围作者,制作雕塑小样,评出一、二、三等奖。大赛另设青少年奖10名,以表彰优秀青少年雕塑作品设计者。

(饶 翔)

北京画院推出画展纪念周怀民诞辰

本报讯 今年是山水画家周怀民诞辰105周年,以此为契机,北京画院与无锡博物院联合举办的“云烟纵览——周怀民绘画精品回顾展”近日在北京画院美术馆开幕,将展至3月21日。此次展览共计展出周怀民绘制的中国画精品近80幅,作品题材以山水画为主,创作年代从上世纪50年代一直延续到90年代,还展出了周怀民部分速写手稿以及生活图片资料。

展览全面展示了周怀民的艺术风格流变过程,回顾了他的艺术历程,也通过展览文字、画集研究文章对周怀民的艺术成就以及在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的地位进行了评价与定位。为配合展览,北京画院编辑出版了《云烟纵览——周怀民绘画精品集》。

(饶 翔)



山水 周怀民 作

佛山首届诗歌节开幕

本报讯 佛山市首届诗歌节近日开幕,将相继举办佛山市新世纪十大诗人及作品评选、送作品下基层、诗书画作品展、新锐诗人研讨会有诗朗诵会,以及百年龙塘与蟾蜍诗会论坛等十项系列活动。佛山市作协主席郑

启谦表示,诗歌节是佛山诗歌的一次“大集结”,目的是为了弘扬诗歌精神,展现城市风采。据悉,本次诗歌节将持续4个月的时间,6月底在南海区闭幕。

(山 文)

京剧《谢瑶环》重现叶杜风采

本报讯 3月17日,战友京剧团将在北京长安大戏院上演经典京剧《谢瑶环》。历史京剧《谢瑶环》是田汉根据陕西碗腔《女巡按》为蓝本重新写作的京剧剧目,由杜近芳、叶盛兰于1962年领衔首演,并传承至今,是新编历史戏中引人瞩目的名剧。女主角谢瑶环刚柔并济,男主角袁行健正气如虹,唱念做表都非常有特点。此次战友京剧团公演的《谢瑶环》,由当年首创主演杜近芳担任艺术顾问,由她的亲传弟子丁晓君主演谢瑶环,由叶少兰担任复排导演,并在剧中饰演袁行健。此外,张萍、李昕、张薇等优秀演员也将参与演出,可谓三代同台,这是近年来该团在首都戏曲舞台上一次全新亮相。

(余 文)